

固安縣志

卷三 文獻志

第四 藝文上

自班書有藝文志作者仍之邑乘本一縣史實難例外志一縣之藝文使後人考証前賢禮見樂聞藉足以知歷代之文化茲自漢晉迄民國擇其有關於風俗政教及地方利弊可資考鏡者依年代前後以爲記載庶閱者一開卷面了然不獨數千年往賢宿儒其撰著不致湮沒無聞要亦可以稽攷事驗文風矣

對策

賢良方正對策

卷二

張東之

問際開經國體野取則於天文設官分職用立於人紀名實相副自古稱難則哲之方深所不易朕以薄德謬荷昌圖思欲追邁軌於上皇孫登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起繼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效職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尙惑於古今未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此雖寥寥東帛每貴於丘園翹翹錯新未獲於英楚並何方啟寒以致於茲好爾深謀將親覽

對臣聞仲尼之作春秋也法五始之要正王道之端微顯闡幽昭隆大業淵浩之功既備範國之理益深伏惟陛下受天明命統輯黎元載黃屋負黼屨居紫宮之邃坐明堂之上順陽和以布政攝三吏而論道雍容高拱金璽玉振徵求無厭誤及腐賤微臣材朽學淺誠不足以前嚴旨揚天休雖然敢不盡綿綿馨狂瞽悉心竭節昧死上對臣聞天者羣物之祖王者受命於天故則天而布列職天生蒸民樹之君長以司牧之自非聰明睿哲齊聖廣淵不能使人樂其生家安其業陛下德自天經慈憫元元既樂其生且安其業臣聞瑞者上天所以降下日愷一日雖休勿休故天申之以禎石告之以神文大矣哉聖人之鴻業也臣聞河圖洛書之不至也久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說曰聖人自傷已有能致之資而天不致也陛下有能致之資而天竊者所以扶助聖德撫寧兆人也臣觀今朝廷含章

瞻博之士經言正議之臣陛下誘而進之並踐丹地伏青規朗顙昂昂雲屬務委鸞鳳風振佩金鳴玉洩朱絳揚翠纓充物於階庭者矣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人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前史美之稱曰盡善盡美雖甚盛德無以加此陛下彰善去惡昭德塞違萬萬於舜舜自託薄德愚臣何足以望清光而敢有議故制策曰思欲追逸軌於上皇拯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啟維新臣聞善言者必考之於今善謀者必求之於古臣竊以當今之務而稽之往古以往古之跡而比之當今以爲三皇神聖其臣不能及故於親之陛下刊列格正爰書修本義著新誠建總章以申嚴配置法旣以濟窮冤此前聖所不能爲非羣臣之所能及也今朝廷之政上令下行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百僚師師罔不咸乂此羣臣之能奉職也書曰元首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臣以爲陛下有三皇之位而能隆三皇之業也臣以今刺史古之十二牧也今之縣令古之百里君也有官職焉有社稷焉可謂重矣任非其材其害亦重矣昔周宣王欲訓其人問於樊仲曰吾欲訓人諸侯誰可者仲曰魯侯諸恭明神敬事耆老必咨於故實問於遺訓乃立之晉之名臣亦言舍人洗馬一時之高選臺郎御史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萬邦之後哲若出於宰牧頌聲興矣由此言之則古牧州宰縣者不易其人也自非慧訓不倦動循天心者未可委以五符之重百里之寄今則不然多由門貴擢授或以勳陞蒞職矣計清濁無違義能負違聖誠安肯肅恭明神輕理慢法安肯敬事耆老取捨自便安能求之故實舉措縱欲安能問之遺訓選異一時之高材非萬邦之後條於是多其僕妾廣其貨產齒角兩衆足翼雙備蹈履履屨不顧廉恥抵觸觸羅覆車相次孔子曰既得之患失之患所不至矣故臣以爲陛下有三皇之人無三皇之吏也制策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效力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尙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矣臣聞皇王之制殊條共貫雖有改制之名無不相因而立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然則虞帝之三考黜陟周王之六廉察士雖有沿革所取不殊期於不濫而已陛下取人之法甚明考績之規著臣以爲猶舟浮於水車轉於陸雖百王無易也今丘園已蕞英楚雲集啟塞之路豈愚臣所能輕云也謹對

藝文上 藝文上

長才廣度沉迷下僚對策

張 澹

問四岳時唐羲和代掌其任九官命職稷禹不易其能逢化久以康時鑄功深而成務治乎
竊劉以際曹馬承流宰爲官以擇人直循賢而就列或十旬而登三事或一日而致九遷遂
開趨覲之門莫守代工之美國家網羅群彥驅駕時英其政治於至和其人淳於太古今欲
削漢魏之遺法復堯禹之遠圖能其事者永守其官稱其職者不遷其任增秩賜爵用申勸
善之規金帛贈書載表優賢之義變通之理尚或多端用捨之途佇聞良策

對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之以后王化之以師長用人邪及私昵建
官惟在賢才夫雖知非獨在於今日故曰知人則哲惟帝離之自生人以來有國之主莫不
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義百王不能易也是知賢人君子國之所急詩曰南山有
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得其賢臣所以成其美化廣其基業也遐觀歷代
聖王之求賢哲也義匪一途或精選以取之或降詔以得之有營之經載而始獲有求之不
日而便至遲速之理雖異輔弼之職不殊黃帝勞於夢想而慮力牧誠之至也唐堯務於時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卷三

三

否而致變龍訪之審也至唐虞之黜陟幽明三考就績夏禹之顧盼空谷之譴起成名殷宗
託夢於傅巖姬文遊心於渭水此六君者可謂勤於求賢而善於用人也故能使元凱就績
申甫登朝道濟五臣功宣十亂康長作誦喜起成歌人無險說之情代有雍熙之樂由庚人
詠天保爲詩下懷報主之心上荷受天之祿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績其凝此之謂也
斯政得大道理合至公委實能臣之一德所以天工可代人爵攸宜遷久化以濟寢瀛藉
深功而安宇宙豈戰國之代王道變微各皆英賢或維或矯楚襄勢持金之聘燕昭躬擁鐔
之禮空聞解脫之議未覩升平之業雖桓公之有仲父晉侯之獲趙文委任責成非發窮道
唯勤鬥爭之理不務淳和之績而動乖王度舉帝典故五尺童子恥之不論所由鑿鑿
何其卑也秦皇不仁虐亂是侮儒生填於坑井詩書滅於燔火忠貞清白以爲徒苦諂佞邪
媚謂之至公卒以覆亡爲後代誠實由遠賢近佞使之然也漢高祖雖不好儒然亦任用英
傑登壇而禮虛懷傾浼而迎酈生委蕭曹以股肱咨張陳以社稷至孝武之代儒學漸該採
董仲舒之策始令郡國貢舉於是賢良方正之士發委雲集其見鏡公孫弘匡衡滿望之輩

非繼踵而至故富文景之代號爲得人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所以寧者亦士之力也
光武使吳鄧以立功任賈逵以起事拔奇取異決自於心爰至顯宗中興於茲爲盛由此而
兩漢之代數百年間陟正黜邪褒善貶惡雖不襲唐虞之法亦去煩苛亂幾乎大成矣逮獻
靈之際茲猶縱橫升必以財進不由道於是結紳潔白之士疾之若讐乃曰舉秀才不知書
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軍方懸爵而賞之列價而爭之守正道
者以爲陸沉由斜徑者謂之智變衣冠爲之失序賢哲由是泯滅遂使祀稷亡後嗣覆滅
悲夫此後權所以興刺察苗所以勞歌無他故爲賢人不得進也及乎當途啟運典午開基
陳羣制九品之條劉毅與八損之權故曹叡疾其闕遠孫楚以爲鬼錄遂令權要歸於中正
咸福去於天朝誠不任情品藻詎次宋齊之季梁隋之末聘士求賢罕聞稽古棧輿鼎折唯
見陵夷既同自節之議詎勞更僕之說聖上覽百王之得失立萬代之規模大開舉臬之科
廣陳訓迪之典用與不用賢否各稱其能材與不材輪栢並當其任小人去位疾之猶若寇
讐君子盈朝求之恒如不及故得百僚無濫九有昇平不聞濡翼之議永絕爛頭之謂仲良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亡越級之論賈生無調下之悲今欲遠服堯禹之蹤近兼劉曹之法增秩令其永任錫帛許
其不選使官不能職選代臺雖優賢之義有所會通而隨時之議或恐未可何則太古敦
朴務靜人希敦朴則易淳務靜人希則易理故不勞而功可成今聖明撫運才多俗阜俗阜
則事煩才多則理劇必資明哲獨任不以避嫌但使委得其人敷選何妨化理如是用失其
理久任豈廢功虧最管所寬以爲如此大體期於不濫所務在於得賢倘遠此途未知其可

諸對見文苑

詞標文苑科對策

卷一

張說

問朕開立極開基之主經文緯武之君莫不法衆殊流污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
垂芳綏化宣風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來繩未爰膺九翼之年圖秘構龍用啟六爻之代第
秦御歷狎威鳳以踐司哲邱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陽之跡則十政方凝俯河濱之化則
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以興功靡徒金精調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爲先漢
設三章皇霸之圖斯登告所以牢籠八際隱括三靈齊四大以居尊協五神而稱正且隨時

之義既不相沿師古之言又聞前詔朕承先皇對越上元當寧與懷鎮切推滯之虛凝施結想方深歎朽之情思所以式展宏猷庶縉而撫茲薄德味此永圖爾等積學多聞含章獨秀未顯疇庸之德宜申待叩之音適時之務何先經國之圖何最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矣非佇聽良謨朕將親覽

對臣聞舜命昌言漢徵極諫嘗覽千古賢哉二君今陛下發德音下明制選空巖穴訪陋與臺大哉邈乎過之遠矣臣以草莽之賤謬當車乘之招誠不足以庶幾王庭充塞大同伏讀聖旨乃知天心之所存賢臣聞苦者鳥跡代繩龍文演卦水土遷王時更萬祀金木互興人或沿風以文武非師古之語有殊蓋隨時之義且異也伏爲聖母神皇陛下誕受鴻基光膺駿命男若立極格天之美論道布政之興任賢兄舉之功出洛卿全唐文雲之瑞此并藏緯玉册勒休金版鬱美前古揚光後葉者矣至若則葉垂統之則宏猷永圖之美重光三聖再清六合可不謂然乎猶或惕慮推滯勞謙取朽詢交明于薄德想瞻席于清問此陛下之至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文獻上

五

議也愚臣何足以知之策曰適時之務何先經國之圖何最臣聞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時以設教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夫人者理得則氣和氣和則心固心固則遠刑若強人之所不能雖令不勸禁人之所必犯雖罰且遠故曰政不欲煩煩則數改數改無定人懷苟免之心網不欲密密則深文深文多傷下有非辜之懼竊見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刻爲明以苛爲察以刻下爲利以附上爲誠綜覈之司考課專于刀筆撫字之宰職務具爲簿書陛下日以離勤守宰風化多闕臣以爲將行美政必先擇人失政謂之庸人失人謂之傷政捨人爲政誰動何爲伏願陛下進經術之士退掇克之臣崇簡易之化流愷悌之風畫一成歌此適時之務也憤賢而用此經國之圖也苟能英才不棄大化方隆而猶曰朝誦垂衣野非擊壤則文武之道尙何言哉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方策臣聞之矣聖人御歷上淳而下信帝者應期君明而臣哲周用王道教化一而人從漢雜霸政全唐文刑政嚴而俗僞故親譽優于長侮文章全唐文劣於成康臣謹對

正德辛巳科殿試對策

明楊維聰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人君臨御天下必慎厥初而其爲臣者亦未嘗不以慎初之說告之蓋國家之治忽君子小人之進退世道之否泰其機皆繫於此誠不可以不慎也然觀之詩書所載則亦不能無疑焉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而類禋學循之並舉觀天交神庶政罔在所先矣異時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惟恐或後且進十二牧而歷咨之豈聽言用人又在所急歟太甲元祀祇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是天下之政無大乎法祖宗矣高宗恭默思道傳說告之允懃懃遜志時敏之務興學亦豈容緩歟成王即位周公作無逸舉三宗以勸之惟以畏天愛民爲主訪落一詩乃又以盡下情守家法爲說立政一書又以三宅三俊爲不可忽終之無誤庶獄爲重意固各有在誠抑又有可疑者禹舜命於神宗不旋踵會發后誓師征苗康王率循大忒大臣進戒首以張皇六師爲言他務未遑顧以兵事先之何賦若乃禹祗承子帝有稽一執中之傳湯黜夏命有克綏厥猷之任武王勝殷訪洪範于箕子踐阼升書于尙父且退而凡庶齔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六

豈刀劍戶屨莫不有銘則又萬世道學淵源所自未可以尋常政事目之也然則人君慎初之道果孰有外于是歟漢唐宋以來其君臣之間蓋無足與於是者然一代之治功論議亦不可混觀夫求鑑於天之策治審所尙之疏尙德援刑之書潑滌煩苛之奏與夫先天要說之十事奉天罪己之一詔元祐修德爲治之十要淳熙謹始自新之十目皆於初政深致意焉其與十漸之慮五始之義三卿序進授策之戒指歸所在其果無大相遠歟夫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終王道之設施固有先後端本所以治末謹始所以圖終施之宜先則不可以少後皆治體所關甚大不可以苟焉者何衆說不能以皆一歟朕奉天明命嗣承祖宗大統臨御以來兢兢革弊改委任舊臣凡夫敬天法祖修德動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節節財愛民諸事惟日孜孜次第舉行取無過中嘉靖殷那之一語建號紀元方將體元居正以求饒美詩書所稱帝王熙明之治特進爾多士於廷咨以慎初之道爾多士其尙酌古準今稽經訂史明本末之要審先後之序悉意敷陳用輔朕維新之治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治法有心法酌其因革制其緩急足以周天下之務立天下之

綱是謂治法根於躬行原於心得使其出之而有本運之而不窮是謂心法治法不善則施
爲法措之間乖謬舛錯必無以成治苟治法善矣心法或未端焉則科條雖具品式雖詳亦
彌文粉飾而未必徵之實事勉強一時而不能持於悠久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心法存於
內以爲之本治法施於外以爲之用本端而未治體立而用行斯爲治不易之常道也况人
君臨御之初天命眷顧方新人心嚮望方切治忽否泰之機胥此焉繫所以慎其初而圖其
終者可不加之意耶是故得心法而舉治法三代以上之所以善治也心法不純而治法亦
有所未備三代以下之所以治不古若也然則今日慎初之遺案有外於是二法哉歟惟皇
帝陛下睿哲天挺仁孝夙成龍濟濬邸之時已繫元之望一旦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宵旰
孜孜勵精圖治任耆舊之臣積習之弊天下之人莫不延頸踵視政聽風思見德化之
成臣以草茅首蒙賜對雖年愚陋不足仰承休德而喜慶之深敢不投袂奮聞對揚請問之
萬一臣惟人君之治天下有機焉識治勢者乘其機以爲之則力不勞而功可成所謂機者
和是也蓋臨御之初好惡未著雖有邪佞之臣卒然不敢售其奸唯左右親望一有隙焉即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七

投以所好人君惟好之欲也於是溺其所以可樂忘其所可懼而後彼得以肆天下之事將遂
憤焉以至於不可爲誠自其初識之不賢於小人之計小人亦洗心滌慮唯正之趨矣是故
識其機者慎其初不憤其初不識其機則國家由之而治君子由之而進世道由
之而泰不識其機則治者忽進者退泰者否矣其關係豈小哉太甲初嗣伊尹告曰今
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成王初營洛召公告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自古人君臨
御天下率以慎初爲事臣之賢者亦未嘗不以慎初之說告之也臣讀稽經訂史用聖制所
及者條陳之舜攝位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觀天之道盡賴上帝禘六宗望山川徧羣神
而交神之禮畢及其即位詢四岳闔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務進賢以決壅蔽之患且進十二
牧而歷以五事咨之務用人以賴輔理之益伊尹作訓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太甲蓋逆
知其欲敗度縱收禍蘊滌湯之典刑故以法祖爲說高宗以爰修命傳說說告之曰惟學遜
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則以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也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羣殷中
宗高宗祖甲畏天愛民之事欲其知小人之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成王朝廟聽政思先人

顧託之事乃作訪落一詩延羣臣以盡下情奉昭考以守家法立政一書周公戒成王以任
用賢才之道始以客僂爲不可忽而終之以無誤庶獄爲重使王尤之刑獄之可畏必常有
司牧夫之任而不以己誤之也若夫禹受命神宗不旋踵會群后誓師征苗康王率師天下
召公進戒首以張皇六師爲言似若忽內而重外者然聖人之治固不因外以廢內亦不因
內而遺外有苗弗率民棄不保禹承舜命安得不征之然班師振旅誡敷文德卒格于干羽
兩階之化周至康王三葉矣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老臣愛君得不以張皇六師爲戒且張皇
云者亦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田陳法講於苑籬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徵軍實閱器械
嚴紀律而已非若後世守文者以兵爲譁喜功者則又窮兵黷武之爲也夫三代之君
臨御之初莫不急所先務其治法可謂舉矣至其心法之所有則尤致意焉是故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之祇承于帝也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湯之自任于已也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于箕子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八

怠勝敬者減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凡席觴豆刀劍戶福莫不有餘夫武王之皇極
敬勝即成湯之綏猷即禹之中心法之相傳精神之相契有以開萬世道學之淵源立政
非此無以爲立之本宰事非此無以爲宰之要慎初之道莫有先於此者可以尋常政
事目之哉自是而後若漢若唐若宋不足與於斯矣安馬之上習者不事詩書修玄默之德
者崇尚黃老投文講藝息馬論道矣溺心圖讖之說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矣專爲章句之習
以至銳情經術而閉門惻隱延文儒而聲色荒心曰心無邪曲顧任智術以成功曰重道
崇儒至指道學以爲黨心法之傳幾乎未有聞也故其爲治法也或駁焉而不純或行焉而
有所不盡然當時羣臣之論議則深有可取者董仲舒對策於武帝之初曰王者求福於天
欲人君任德不任刑臣衡上疏於元帝之初曰治天下者審所尚欲朝廷崇禮而敦讓宣帝
刑名繩下路溫舒以尚德緩刑勸之章帝承永平後陳寵以遠滌煩苛勸之漢之臣致意於
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無能以行之也玄宗開元之初姚崇以十事要說曰政先仁恕曰不

作邊功曰法行自近曰官豈不與政曰罷賦外之征曰威屬不在臺省曰大臣接之以禮曰
羣臣得犯忌諱曰絕營造曰推鑒戒德宗奉天之難降費勸下罪己之詔曰天譴於上而朕
不歸人怨於已而朕不知痛心視而罪實在乎使狂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庸之臣致
意於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行之而不盡也呂公著當哲宗之初嘗上十事於朝則畏天也
愛民也修身也講學也任賢也納諫也薄歛也省刑也去奢也無逸也朱熹當光宗之初擬
上十目於朝則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違明義理以絕
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勵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懷
夷狄宋之臣致意於新政者如此惜乎元祐行之而不終淳熙擬之而未上故當時之治卒
莫能底於善也由諸臣之建白觀之雖言人殊其視十漸五始三神序進授策之戒指歸
所在亦無大相遠者蓋魏徵十漸之慮以太宗初寡欲而今古駿馬初護民而今用民力初
役已而今繼欲初親賢而今近奸初賤異物而今進離得利求士而今任好惡初絕田獵而
今事馳騁初達羣情而今多間隔初求治而今恃勢初撫寧而今勞弊所以慮不克終也五

固安縣志 卷三 文獻志

藝文上

九

始之義則春秋之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
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苟况所謂三卿序進受策則天子即位上卿進除
忠爲福之戒而授一策中卿進慮事慮患之戒而授一策下卿進敬戒無怠之戒而授三策
所以欲人君謹於始也蓋與諸臣之所建謹始圖終者一矣夷考上下數十年間君臣圖治
之說既有所謂心法又有所謂治法而其爲治法之說又或天或視或居或民或內或外或
彼或此參然其不能齊何也天下之理固有大大而無餘故以心法對治法言之心法人事之本也物理
之始也又於治法之中以事之大且急者對事之小且緩者言之大且急者人事之本也物理
理之始也君人者欲端本以治末謹始以圖終其設施之序心法固所當先而治法之大且
急者亦奚容以或後聖君賢臣唯有見於此故執中級猷洪範丹書典夫典學之說修身講
學之說正心齊家之說直指乎心法之源而其他政事之說亦就治法之中因其時之所宜
據其勢之所至順其理之所在指其大且急者言之也又奚必其詞之同哉臣竊觀陛下踐

昨之初責成輔臣變納臺諫凡弊政之所當革者革之無不盡凡舊章之所當遵者遵之無不篤其於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諸事固次第舉行之矣廟精之實發於即位之一詔中興之志著於嘉靖之紀元凡在獲職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以殷宗周宣爲望乃猶不自滿假於聖制之終日方將體元居正以求儷美詩書所稱帝王熙明之治而欲臣等悉意敷陳以輔維新之化即此觀之臣有以知陛下必爲殷宗周宣無疑矣臣之所以爲獻者亦惟願不失此機而已何則數年以來法度廢弛天下之事已極於弊陛下一起而新之百官承德者日督人心學治者方切此祈天永命之時可以有爲之會也乘此機以爲之文去川汰殆無難者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近世人君孰無願治之心然或卒不逮焉豈皆力之不足亦其初之不慎也陛下欲求慎初之道則心法治法烏可不加意哉是故精察一守以執中舉修人紀以綏猷遠志時敏以典學建皇極以序九疇戒怠欲之勝散義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齊家則心法得之矣克謹天成以畏天監於成憲以法祖親賢遠茲以救治早朝晏罷以勤政明揚側陋以求賢慮虛受言以納諫節財以制國用愛民以固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縣志上

邦本慎刑憲以恤人寧語戎兵以防邊患則治法得之矣有心法以爲治法之本有治法以爲心法之用本末不差先後有序而謂美不備於詩書治不降於歷治豈理也哉慎初之道如是而已雖然非初之難而終之難也陛下以慎初爲問臣既陳之矣至於圖終之說臣敢復爲陛下言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行也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未有一時之息健故也唯其健也故四時萬物皆得順其序遂其生使君子自強之健於天少不似焉則幾成而復壞未久而已息何以成其治哉然所謂健治者非血氣之謂又以心爲之本陛下誠求之心日御經筵講求至理以學養此心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以敬存此心延見公輔親近儒臣隨時便殿時被顧問以君子維持此心則聖心湛然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其健即乾矣又何不終之足思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以無失今日之機以無負今日之望以無忤今日改元之意則生民幸甚宗社幸甚臣干冒天威無任戰慄罔越之至臣謹對

詔表

縣志本縣文

晉太尉司馬懿爲太傅詔

劉放

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道一作正直盡忠三世南擒

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爾久是以遲遲不

施行耳今大將軍懿太尉官爲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勤乃欲明賢良辨

等列順長少也雖且薨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輔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懿朕惟先帝

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和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制有意未遂耳斯亦

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周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皆所以

優崇焉又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見三國志曹爽傳

議吏部尚書表

張續

漢卓氏曹魏仍東掾毛孝先以清公見美盧子若魏書盧子若類聚作加說子若

觀其人樂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寒賤山巨源意在拔奇類聚作存實拔作不免與世浮沈仰牧

馬家庭何益止作類聚競之操下壺如含瓦石金丸在石如聚作如未聞檢裁之功魏文類聚記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二

讓尚書僕射表

前人

加以矯心飾貌離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雖復吐言如傷屈體無肯動容竊斧猶成多

憾曾聞如閣生客恒滿情態參差世豈虛意哉興謗舍學見猜疑似難分聖賢致惑人之

包藏山川非險況在於臣焉可證綜見梁書本傳魏文類聚

讓內宴至夜表

唐張說

臣聞上天示下災祥將以誘導人主先王仰觀休咎亦以順修政教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言天人之際感通必矣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月滿猶望應虧不虧今月十七日亦未少

虧此易常之異也夫月至陰之氣臣下之象當助天明順期盈缺若過盛逾時盈滿乖

度得非臣下之咎而上天之誡耶伏願陛下深察熟思而預防之臣又見近日內宴後深方

罷小臣無識抑所未安王在在鑄鼎樂飲酒此誠大雅之美也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蓋春

秋之義也伏願陛下宴樂之餘不及於夜臣職忝補闕昧死陳愚謹言

讓起復黃門侍郎第三表

前人

草土臣說言臣荒喘窮情再瀆宸懇誠不到未感天心誓將冒死祈恩分外

謝中臣本書生

門非代祿數葉單緒族無親房父遭憂曾祖未葬臣有兩兄一妹男姪九人又有中表相依尙成百口吉凶衣食待臣以辦臣今拜職黃閣侍奉丹墀厚祿清班一朝改官舉宗榮賴爲幸過甚人情所欲豈合稽愚正以焚焚苦心有所未盡臣亡母在日朝夕誠臣以臣獨立無徒好直多忤知子者母果驗所言在罹大獄命炎海晨出晚臨貽虛非一况涉危難傷心幾途追計生平倍增推慕待養日少遠離日多即臣母憂臣以終身臣其忍服綬以從事情既不同常例望在特降殊恩臣先患風緩近加虛痺陛下倘從臣數月終過再期非但寬其哀疚固亦全其生理亡身報國庶竭後圖木植有性狂之則折人願在心違之則苦雖強爲用將何以堪銜泣仰天冀蒙哀允無任懇迫之至謹詣朝堂路左奉表陳乞以聞

議兵部尙書平章事表

前人

臣說言伏奉九月十九日制書到并州授臣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人在門驛騎監路奉恩循分以慙以惕臣說

謝中臣

臣早以書生射策蒙筆聖朝晚以軍志典兵秉旄乘塞祿非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援進寵是宸衷久侍玉階四筆論語一心好直三黜其宜今復用之猶夫人也何足以舉明邦政光緇帝猷更策披騷來農法駕又臣已受命司籍專意簡書所希散九因罔就業忽叨劇職責大憂深人心有限事難兩濟國史無成臣執其罪上思薦賢以自代下願守分以全節竊見開府宋璟清分獨立倚法而不回廢事陸象先清明向道臨事能斷其高明有素歷朝之所仗委其積行無疵衆人之所嚮信擢停住任未盡宿誠乞迴此恩以納來效必能補舊政之缺漏廣前途之軌轍雖深作金題又心用力臣頗與二子齊驅然校德考年彼皆有一日之長天下者累聖之公器宰相者萬方之具瞻臣所以廷議彰言不陳密啟伏願聖恩聽輿論而舉衆望所瞻倘朝廷得人實海內幸甚無任力微任重懼懼之至謹奉表陳讓二年十月十七日

讓封燕國公表

前人

臣說言伏奉今月七日制書封臣燕國公食封三百戶寵靈猥及中心如後臣說

謝中臣

聞至道之時重法守義上無無功之賞下無無德之祿故授受禮全而踰越不起伏惟陛下光撫

字內大寧天域百度維新萬靈勦注建侯疏境允答元功臣亦何人貴禮是命自古有傳道而稽說經而封蓋以訓蒙成聖賢師通學臣之侍講有異前聞何者大明朝早蠶燭無助時兩夕濡浸灌旆幸得依余光景游泳濯澤豈敢虛承啟發之恩謬荷將就之報且如人臣之義一則爲罪愚知之分一心不同譬如大馬有不背之性草木有不彫之理知何德於天壞而欲蒙造化之偏施哉臣之無功正於此類叨恩過量終懼且慙乞迴鑒慈以容介節無任惶悚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

讓石丞相第三表

前人

臣說言伏奉今月十日制書除臣尙書右丞相恩命自天戰兢無地臣說謝臣少長備門墜鑒增史才非高格官不因人徒以命偶寵興位階鴻漸五入西掖七踐南宮中間拙延謫放直招玷缺傷久之竊聞紛騰降賜環之客聽歌先泣此則魂爲危慙氣由懼奪安可重收廢器再辱端揆何以師長禮闈正持憲府當今典章卓故風教鼎新野無四隱朝有三傑具瞻之地願擇時譽臣幸沐遺弊賡履之恩好生養志之德朝遊簡牘暮對圖書受賜無涯領榮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縣志上

過分豈更干處士之橫議招何奴之適晒艾骨自瘡負乘致遠離則愚懷懷戀視胃求罷亦望聖慈限約令度餘年願停今授長守舊史幣陳肝膽非敢飾讓詣朝堂奉表自乞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以上見原稿

議疏

封禪議八首

張華

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尙書令衛瓘尙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尙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又清幽荒率從神宸廟算席卷吳越孫皓稽顙六合爲家竊竊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爲儀制

奏曰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發封泰山者七十四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器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前古傳昧略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既沒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賈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

外平獨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阼弘建大業羣生仰流唯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翼加數旬清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姪表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闕城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曆以不塗爲祥周武以烏魚爲美成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薦黎庶初學記作厚勅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

太平御覽

宗廟加饗京議

周張均

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處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蠃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終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二四

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簪用百有二十盞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享亨有體薦羞有折俎杜預曰享有體薦爵盛而不飲豆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享之與燕猶且異文祭祭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饔人豆人各掌四簋四豆之實供終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與不同當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遷運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即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麥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我必以麥及孝宗老將薦麥屈建命去之曰祭與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火之饗庶人有魚炙之薦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彛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養食不聚附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在於虔誠不求厭低三年一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藻雖有行葦澗酌守以忠信神其含諸若以今

之珍饈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盪盪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留觀可息而筵筏

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贅夷耳目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

廟後嗣何觀欲爲永式恐未可也且晉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朝望薦以常饌此既常

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

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

父曰郇醕不過醕栗蒸豈不過把握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所求備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

雖多何爲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裳將安用之且

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孔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

古文選

見新唐書

詳陳警飭陝西邊備情形疏

卷十五

明王復

臣奉命警飭延綏寧夏甘肅一帶邊備看得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起西至定邊營連接寧夏

花馬池邊界東西綫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腹裏而境外隔邊無有屏障止憑墩臺城堡以

爲守備緣有舊城堡二十五處原設地方或出或入參差不齊過路不均遠至一百二十餘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五

里近至五六十里軍馬屯操及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甚外遇賊入境傳報聲息倉卒相接

比及調兵策應軍民已被擄擄蒙古俱已出境雖稱統領人馬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

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人民不知防護其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皆稀疏空闊難

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兵巡撫等官計議臨邊府谷等一十九堡俱係極邊要

地必須增置移底應爲易守趁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委官監

督併力興工將府谷堡移出邕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

出十頃坪大鬼驢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觀

堡安邊營至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方崖寺子二眼泉柳樹棚瓦剎梁各添哨

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

環縣俱於附近軍民內量撥守隊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

隨其形勢以爲溝牆必須高深足以遮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糧草

客人馬庶幾致臺稠密而易於瞭望烽火相接而人知防護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聲

勢相倚而可以遙振軍威從之

見明史本傳
憲宗實錄

歷陳陝西邊患情形疏

李 鶴

陝西之地依山帶河內屏諸夏外控西陲號爲重鎮自撤東勝之後河曲內地葉爲窟穴靈
夏外險反南備河故成化中毛里孩乜加思閣擾我邊場轉輸勞費民已不能堪去歲以來
靈夏地方烽火不絕行旅惶惑居民失業而其典兵事者安居自適以爲無事今歲二月朔
入廟山城殺指揮一人旗軍十餘人肆行無忌倘秋高馬肥大舉入寇不知何以待之臣竊
思夷狄之在前代多者百餘萬少者數十萬又必有豪黠者君長之至於元爲天所賦北遷
沙漠我太宗親御六師驅逐益遠厥後種類交惡互相吞噬其勢不能當我一鎮夷狄之衰
未有過於今日者也夫以中國全盛馭極衰之虜雖草薶僞獮諒不爲難當疆場之寄者漠
然不加之意使其繇奔豕突跳梁邊鄙上厯九重之憂此臣所以日夜不能忘也陝西東自
榆林西靈寧夏城堡基布墩據相望經理區畫可謂精矣典兵之官有守備有分守有協守

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一六

者曰兵曰食曰馬而已然兵不疲於戰陳而疲於典兵者之剝削馬不疲於馳驟而疲於典
兵者之勞利芻糧不疲於餽餉而疲於典兵者之巧取監臨主守互相效尤欲望三軍生敵
懷之心邊塞有長城之恃雖矣至於都御史之設諸軍歸其節制庶事聽其便宜正當搏擊
食殘肅清弊政奈何宴會往來歲時館餽人情習玩動相掣肘邊備不修實由於此然臣之
所慮又有急於此者請舉已往言之正統十四年王師北征號三十萬衆而土木之難繼如
一髮成化十九年北虜犯邊營勦宣府大同兩鎮重兵而下米莊之危幾於覆沒當時邊
將如石亨許薺雖皆敗虜之餘其平昔才勇操守猶足以繫屬人心今國家承平日久沿邊
撫臣又非一時重望若安常習故無所更改萬一虜騎長驅則前下米莊之覆轍固在也乞
簡命在廷才望大臣一人重授節制凡沿邊錢糧安馬一應重務悉聽便宜奏聞以是居安
慮危使虜知我待之者有備而朝廷亦可以免西顧之憂矣奏下兵部議請通行於各邊鎮

巡警官俾知患預防之道從之志秦

條議防海事宜疏

張允濟

一軍將權以便統馭一添兵將以備萊海一復舊營以周控制即墨西流社營增募官兵後設守備一員統練策應一分防守以扼要地一留班軍以壯聲勢一討民折以供新餉一并兵力以守鹽萊青州塘頭東西接天津中有大海口汴河等處最爲要害原設官軍單弱可虞議調樂安壽光一縣鄉兵各一百共原軍五百名合操防守一復循所以固藩籬部議山東原無路將不必添設大帥即將副總兵管筴萊青備倭參將事萊州亦不必添設遊擊增募各兵仍聽副總兵訓練班軍戍邊以俾留餘皆如議報可見神宗實錄

捐餉疏

楊光燮

惟今日以一隅勝敗爲全局安危愚智之所共知也用必不吝罷之兵轉必不可缺之餉軍餉一缺軍心立變亦愚智之所共知也而近閱經臣與餉司開報匱乏之狀司農與廷臣奏固安縣志

卷三文獻志

藝文上

十七

請危苦之詞思既切于劍膚悔恐類於囁嚅臣意皇上必且動色必且蹙心必且盡發二十年權探之積大振十餘萬貔貅之氣此間事理之所必至仁聖之優爲者中外臣工敢佐下風而臣又親臣也與國共休戚者也沐天家之雨露耽事豪臺紹先世之策業頗聞忠孝憤逆宵嘗天無忌則恨氣填胸聞軍需計日將窮則傍徨終夜自思自語轉慮轉憂未能以白而赴戍行情願以黃金酬戰士士臣之清素人所咸知也節簪於服食器用之間貨變其家望班禽之物添銀五百供土半餐此臣不自揣薄比於毀家紓難之遺風而求當夫先臣淵留之道嗚也或謂涓滴幾何無益緩急之數又謂時雨將降無勞枯槁之功然多少各因其力臣竭臣之力而已矣君臣各盡其心臣盡臣之心而已矣語不云乎天下皆亂無有安國一國皆亂無有安家一體不容橫分萬全亟宜蚤計今日之事皇上固將以散財者爲守財臣安得不以毀家者爲保家乎除具題外兌銀五百兩交納太倉庫解充邊餉願將微物爲內帑之前驅先告征夫以皇仁之縉到臣無任感憤激切之至奉聖旨該部知道嗣蒙賜敕曰邇自逆宵照如疆吏不戒索賦轉饒數年于茲度支水衡一切告匱重以資予將士賑